



从洁白华美的泰姬陵和陵中标志性的藤萝花朵图案而获得灵感，卡地亚将印度传统宝石雕琢工艺与简约现代的几何造型相结合，把三块重达3.4克拉、1.03克拉和0.82克拉的珍贵祖母绿、完美组合在羽毛般轻灵的铂金钻石项链里。充满对比的丰富质感，带着柔软而微妙的感性气息，仿佛倾诉那段令人动容的传奇爱情……



敌人，还帮助他平衡着水、火、土地、空气等世间元素。

以Apsara为灵感，由白色和棕色钻石组成的项链，有着对称而优美的造型，充满天女的魅力和诱惑。独特的椭圆形切割工艺让钻石晶莹剔透，仿若无瑕的露珠，令人联想起那颗产于印度戈尔康达的著名椭圆形钻石——“光明之山”。

在印度文化中，眼镜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被尊称为“努拉盘布”，视作“财神”的化身。印度人相信，只要亲近并善待眼镜蛇，命中便一定会得到好运。

卡地亚将这一印度的吉祥物升华成永恒的艺术珍品。由2347颗总重达68.66克拉的明亮式切割钻石、68颗总重为3.67克拉的棕色钻石和434.87克铂金精心镶嵌而成的眼镜蛇手环，昂首盘旋在佳人细腻的手腕。生动的姿态给佳人带来神奇的魔力，展现无穷的诱惑。 (责任编辑 顾晓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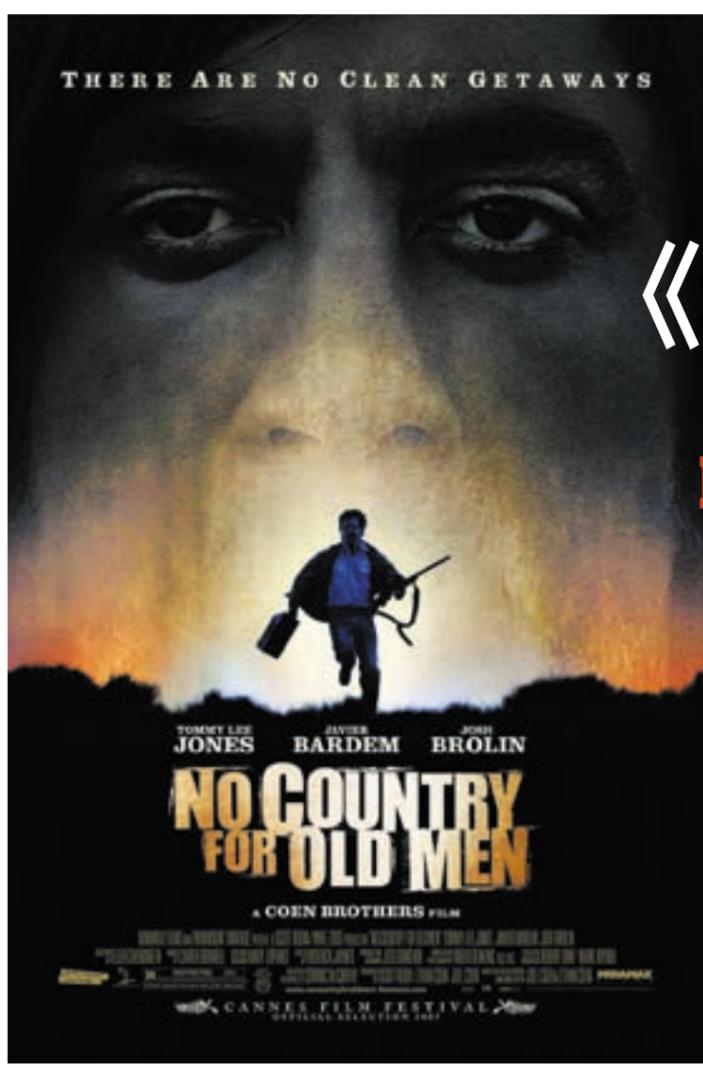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印度的代表动物，孟加拉虎是勇气的象征。印度的传统中，年轻的印度王子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，就必须能先战胜一只孟加拉虎，因为虎的精神和力量将贯穿他的整个生命。



传说印度的创造之神，梵天，从一朵莲花中诞生，创造了世界万物。受这个神话启发，卡地亚运用印度传统工艺，将一颗5.5克拉的珍贵缅甸红宝石雕刻成莲花图案，衬托它的是九颗总重1.03克拉、来自印度古董项链的瓜形切割祖母绿。由3颗天然珍珠和2克拉椭圆形、明亮形切割钻石组成的珠链，悬挂着一颗棱纹雕刻的红宝石，共同守卫着那块莲花红宝石，映衬出跃动的节奏和女性的柔美。



配色大胆、美丽奢华的印度沙丽，给卡地亚的新作带来无限灵感。仿佛用金线刺绣的真丝织锦，超过1000克拉的茴香色金绿玉宝石扭合成精致优雅的珠串，围绕在细嫩的脖颈之间。艳丽的玫瑰红电气石和璀璨的钻石组成精巧的环扣及配套的耳环，用强烈的色彩反差，激发出沙丽般灿烂夺目的光彩。



《老无所依》：巨大而沉默的黑色王者

文/安超 <No Country For Old Men> Black King In Silence

一部获取了第80届奥斯卡奖影片——《老无所依》，在2008年吸引了千万影迷的眼球，牵动了世界观众的心。它以一种巨大的沉默，压抑着涌动的暗流。黑色的影像之后，究竟隐匿着什么？让我们各自去发现。

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可是，影片却因而何而优秀呢？

细细品味，所谓的优秀元素不外乎由几部分组成。首先，影片表面上着重讲述一个杀手的传奇，毫无疑问，贾维尔·巴登扮演的杀手奇古是这部影片中最令人侧目的角色。这个人物有着一副看似滑稽呆滞的扮相，却有着无法回避的冷。影片中，为了渲染其性格，让人物立体起来，科恩兄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侧面烘托。开场十分钟内，曾两度出现杀手。尤其是警车内人物面部阴影的处理，以及逼近警官时转为动态的突然都历历在目。且其在对路边人发问之前，一直没有给



片名：老无所依 (No Country for Old Men)

导演：科恩兄弟

主演：汤米·李·琼斯

贾维尔·巴登

乔什·布洛林

凯莉·麦克唐纳

片长：122分钟

发行：派拉蒙优势 Paramount Vantage

上映日期：2008年1月18日(英国)

犹

如表面波澜不惊，底层却暗流涌动的湖水，《老无所依》介于直白现实与电影想象力之间的残酷，有着令人沉默的力量。

这部影片围绕着一箱钱，两种处世法则，三个男人而展开。故事讲述退伍军人摩斯打猎时误入两帮火拼人员的现场，取走了一箱200万美元的意外之财。于是，残忍的杀手奇古开始对其展开追杀，而老警官汤姆则紧随其后侦破救赎，三个人串起这个故事。其中，摩斯逃亡与奇古追击的过程是整部影片最出彩，也最令人近乎窒息的部分。

科恩兄弟的独特影像风格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，对比其他作品，西部在这部影片里失掉了美式侠客，即所谓“牛仔”的狭义风范，与李安一样，西部变得令人不再熟悉。开篇，科恩兄弟镜头下的西部很美，西部广袤的戈壁似乎在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一切，人类的厮杀相比之下带着有着侵略性的破坏感。

《老无所依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。122分钟过后，被震惊的人们开始赞美这部将西部展现得如此“狂野”的影片。“暴力之王”与“风格之王”的赞美之词将影片上



NO COUNTRY FOR OLD MEN

出正面描写，所以，当三次气瓶特写为杀戮提供武器的来历，人物的内外条件已经成型之后，第一个正面机位的人物特写镜头出现了。画面上，似笑非笑，牛眼圆睁的奇古令人不寒而栗。

所以说，这个人物的出场铺垫是极其成功的，有了这一惊悚感极为强烈的开场，接下来的情节里，与其对抗的摩斯之强韧和老警官汤姆的无奈才可以有所展现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是无以复加的猖狂杀手，却并不是传统观点里所谓的变态杀手，因为他只信奉自己的“规则”。尽管他的“规则”实际上错误到为所有世间通行的道德所不齿。再加上他那段与杂货店老板近乎不留情面的对话，不仅给出了人们不要跟陌生人搭讪的忠告，且将硬币这一影片中的关键道具再次引出。结尾言明，他自己甚至都是抛硬币后，由正反面决定去追杀摩斯的妻子。因此说，他只是一个在自己封闭的观念里有原则，实则毁灭了所有世间道德的疯子。

奇古是矛盾的，他介于现实的法

则与自我的构想之间不能跳出。称其荒谬，是因为他的“理论”使他看上去运转正常，每个环节丝丝入扣。但若就此便说其正确，却为世俗不容。他的矛盾性来自这种没有“正常寄养”的生命，却可以“反自然法则”生长的畸形悲哀。

这部影片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：一个遵循自我法则挑战社会法则的人，毁灭了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力量。前者是普通人的求死抵抗，后者是代表正义的法律惩罚。

为什么？前文已经说过，奇古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，其法则决定了他无法生存，但事实上，他却存活到最后。所以说，问题出现在大环境这里：这块生长不正常植物的土壤出现了问题。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慢慢地瓦解旧有的道德尺度，很多东西也都在慢慢地消失。犹如老人一般，无声无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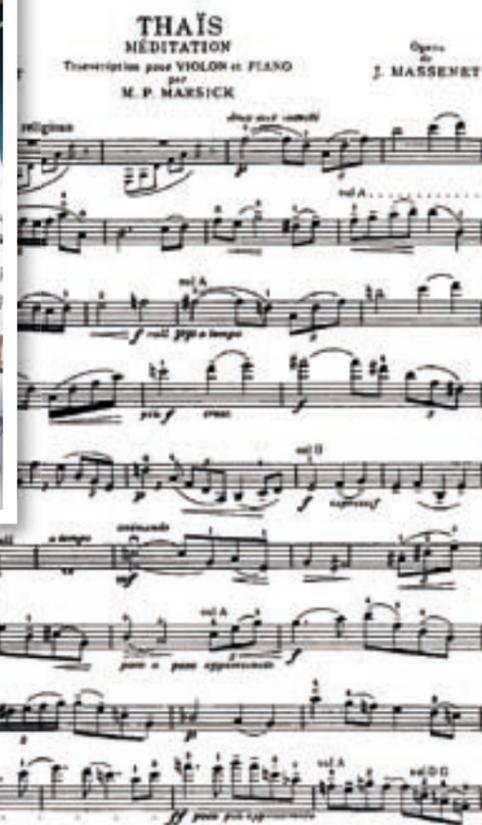
这在老警官的对话中可知，德州的青年人正在染发套鼻环，面目全非，敬语和尊称荡然无存；在人们的遭遇可知，不论是老去的警官，老去的警官父亲，还是被提及的受虐待的老人的无所依；在第一场摩斯向年轻人买衣服，对方处处谈钱，不提及伤势的对话可知，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变得病态了。

所以，影片的主题不是一场对杀手的褒扬或者鞭挞过程，也不是简单的西部追杀猎奇，更不是警匪套路式的惊心动魄。它讲述了这个时代的病态所在，一种你不愿承认却就在现实之上的病态，并且不动声色地潜藏着。

科恩兄弟的故事带着对时代一角的深刻描绘，揭示了看似完整却令人无处躲避的制度弊端。礼崩乐坏的时代里，一切罪恶都在被无声地放大。罪恶最终巨大到人们无法承受的极限，这就好似睡意如沉重的铅门压来无法躲闪。巨大且沉重的罪恶伴着无言的沉默，在暗夜里演着一幕幕惊奇。

黑色的影像，沉默的王者。 **11**

(责任编辑 顾晓欢)



走进这样的清晨或夜晚，徜徉在不同语境制造的自然氛围中，感受着来自心灵和宇宙的共鸣，我深深为这首小提琴曲所陶醉。

合上书页、放下茶杯，静静地听着在房间里流泻的琴声，也只有在此时，心才真正被净化。我反反复复倾听，在一种不自觉中彻夜未眠地从黑夜走到了白天，迫不及待地向你——我的朋友，做这样一次隆重的推荐，希望你如我一样，在乐曲带来的感受中温情甜美地追忆过去，充满自信地面向未来。

《沉思曲》或许是一首很多人都听过的世界名曲，为法国作曲家马斯内创作于1894年的歌剧《苔依丝》中的间奏曲，后被称为《冥想曲》或《沉思曲》，极受人们喜爱。剧情为一个宗教故事，发生在公元4世纪的埃及。

朱尔·埃米尔·弗兰德里克·马斯内(1842年—1912年)，自幼跟从母亲学习钢琴，11岁入巴黎音乐学院，多次获得学科奖。1863年毕业时，凭借一首大合唱获得罗马大奖，从而得到意大利进修三年。这时他已在歌剧院乐队中担任打击乐的演奏员，并在咖啡馆里演奏和教课来维持生活。在罗马留学期间，他创作了《音乐会序曲》、《追思曲》等。1867年，他的《第一管弦乐组曲》在巴黎演出，同年，巴黎喜

天国之音： 《沉思曲》

文/倪进

《Meditation From "Thais"》
—— The Sound Of Heaven

合上书页、放下茶杯，静静地听着房间里流泻的琴声，也只有在此时，心才真正被净化。我反反复复倾听，在一种不自觉中彻夜未眠地从黑夜走到了白天。

歌剧院上演了他的第一部歌剧《姑婆》。在此期间他还作有歌曲套曲《四月诗篇》和《纪念诗篇》。普法战争时马斯内服兵役，战后帕德卢管弦乐团演奏了他的第二

组曲《匈牙利情景》。1872年，当巴黎喜歌剧院演出了他的第二部歌剧《巴赞的唐塞扎尔》时，他获得了成功。从1873年起，马斯内的戏剧音乐作品，如《艾林尼》、神剧



《抹大拉的马利亚》和《夏娃》等，赢得了公众的喜爱，而《苔依丝》达到了他歌剧创作的高峰。

马斯内一生跨越两个世纪，但他对法国音乐的影响几乎没有延及20世纪，人们总是尊他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音乐艺术天才的代表者。

《苔依丝》脚本根据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同名小说改编，歌剧脚本由贾莱撰写，讲述一个发生在古代埃及的故事。

美貌的苔依丝整天生活在疯狂的享乐生活中，她的致命魅力甚至使整座城市都陷入迷乱之中。修道士阿塔纳耶尔为此事感到痛心，他把劝导苔依丝皈依基督教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。

起初，苔依丝对他的说教毫无兴趣，一心想过快乐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但在阿塔纳耶尔坚定而耐心的劝导下，她渐渐有所触动。

终于苔依丝走出了原来的生活圈子，跟随阿塔纳耶尔踏上了新的道路。经过在沙漠里的艰苦跋涉，他们来到了修道院，修女们热忱地迎接

筋疲力尽的皈依者。苔依丝把自己的心彻底地交给了上帝，在修道院里获得了宁静，同时也彻底失去了人间的欢乐。

就在这时，阿塔纳耶尔发现自己已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女人，无论他怎样苦修都难以忘怀苔依丝的情影，这种世俗的情感将他折磨得痛不欲生。

在情感的驱使下，他再次来到修道院，见到的却是已病入膏肓的苔依丝，阿塔纳耶尔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，回忆他们在沙漠中并肩前行的情景。苔依丝快死的时候，阿塔纳耶尔跪在她的身旁，呼唤着她的名字，跟她说，“亲爱的，你听我说，其实没什么天国，人世间的爱才是最真实的，我在爱着你。”但苔依丝一心向往着天堂的安宁，她唱着《天国的门开了》，在安详的歌声和修女们的祈祷声中，她的灵魂远去了，阿塔纳耶尔绝望地倒在了地上。

《沉思曲》是第二幕第一场结束时的一段小提琴独奏，场景是这样的：阿塔纳耶尔见自己的劝告没有

起作用，并不灰心，深夜里他静静地伫立在苔依丝家门外，等待她回心转意。《沉思曲》表现的就是这个时间苔依丝内心的转变。

这段间奏曲表现了苔依丝厌倦世俗，而产生通过信仰宗教求得解脱时的心态。乐曲非常优美，它的宁静和谐与苔依丝周围嘈杂浮华的生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情感，仿若阿塔纳耶尔的虔诚信仰和坚定意志的写照，或是作曲家在预示苔依丝灵魂的得救。

这一优美的旋律，除用做间奏外，在剧中也经常出现，以提高剧中气氛。乐曲结构简单，为虔诚的行板，D大调，4/4拍子。乘着清澈的分散和弦的伴奏，主奏小提琴奏出了著名的抒情性主题，这一主题在原歌剧中出现多次；在中间部，旋律的展开与变型极富有热情，经过更快而激动的变化之后，再度出现最初的旋律。结尾是以G弦逐渐减弱音力，以泛音的微弱音响慢慢地消失而结束。全曲始终流露着一种虔诚的宗教色彩。 [1] （责任编辑 顾晓欢）